

※ 書目文獻 ※

《吳芝瑛集》補綴

黃湘金*

吳芝瑛(1868-1934)，安徽桐城人，字紫瑛（或作紫英），號萬柳夫人，是近代知名的女性社會活動家、教育家、出版家、文學家、書法家、鑒藏家。辛亥之前，她因勸捐（女子國民捐）、葬秋（秋瑾）、寫經（《楞嚴經》）三事，成為女界公眾人物。一九一五年，《中華婦女界》雜誌選錄「雪平女士」組詩〈百美吟〉，褒獎女界先進，以秋瑾、吳芝瑛居首，可見吳氏的社會影響¹。文學方面，一九二三年吳稚暉稱吳芝瑛「才藻懿秀，為當代閨閣詞宗」²。一九二五年《甲寅》雜誌所刊汪辟疆〈光宣詩壇點將錄〉將吳氏比擬為「地慧星」一丈青扈三娘，認為其「在女界文學中，自是俊物。散文家法具存，詩尚唐音」³。可見不管是作為歷史人物還是文學家，吳芝瑛在近代史上都有重要貢獻，理應受到學者的重視。然而，相比當時其他知名女性（如：秋瑾、呂碧城、唐群英），吳芝瑛今日聲名未彰，相關研究近似陷入停滯狀態⁴。背後主因，乃是基礎文獻在相當長時期內的缺失。

廉泉(1868-1931)、吳芝瑛夫婦是近代出版界重要人物，但吳氏對個人作品集的刊行，似乎並不熱心⁵。其病逝當月，弟媳惠毓明(1909-2011)在《申報》發布

* 黃湘金，青島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

¹ 雪平女士：〈百美吟〉，《中華婦女界》第1卷第4期（1915年4月），頁5。

² 吳稚暉：《塞匡詩集》序，《吳稚暉全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3卷，頁282。

³ 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甲寅》（北京）第1卷第9期（1925年9月），頁24。

⁴ 2015年10月24日，濟南大學主辦「秋瑾、徐自華、吳芝瑛、呂碧城暨近代女性文學高層論壇」。據會議議程及綜述，在三十餘篇論文中，無一以吳芝瑛為題，僅有〈秋瑾與對聯五題〉一篇旁涉吳芝瑛。見范麗敏、郭浩帆：〈「秋瑾、徐自華、吳芝瑛、呂碧城暨近代女性文學高層論壇」綜述〉，《文史哲》，2016年第5期，頁163-164。

⁵ 胡文楷在1957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歷代婦女著作考》中記吳芝瑛著有《吳芝瑛夫人詩文集》（1936年排印本），見該書「附編」，頁2。因胡書影響巨大，這一說法為多種工具書襲用。

〈徵求廉吳芝瑛女士遺墨〉啟事，「擬將吳女士生平之墨寶及一切著作刊一專集，以垂久遠而廣流傳」⁶，是為一九三六年無錫「雙聲閣」鉛印的《吳芝瑛傳》（題簽稱該書又名《萬柳一角》，目錄則題「吳芝瑛夫人傳」），其中主體部分為《吳芝瑛夫人遺著》⁷。但該書乃倉促編成，遺漏極多。有鑑於此，近代文學史料大家郭長海先生從上個世紀八〇年代起，即留意搜集吳芝瑛文字⁸。至二〇一八年，郭先生在黃山書社出版《吳芝瑛集》（納入「安徽古籍叢書」），成為目前收錄吳氏作品最為全面的文獻，可以預期，該書將為今後的吳芝瑛研究開闢新局面。

本人近期在使用《吳芝瑛集》過程中，發現其收羅並不十分完備。此前我所見的一些重要篇目，未見於此集內。現爰就鄙人歷年留心所得，依《吳芝瑛集》體例，將其集外作品分類補錄⁹。

需要說明的是，此次輯補工作，私毫不減我對郭長海先生的尊敬。作為近代文學研究領域的晚輩學人，我個人深味史料搜尋過程的甘苦；更何況，早在二〇一一年，我即收到了郭長海先生的手寫信件，深為感懷郭先生的鼓勵與提點。郭先生對近代文學史料幾十年如一日的爬搜，是我追摹的榜樣。對《吳芝瑛集》的拾補，也僅是在郭先生筆路藍縷之開創性工作的基礎上，再往前邁了一小步，意在使該書趨於美善，為學界貢獻些微之力。

然早在1947年出版的《歷代名媛文苑簡編》中，胡文楷夫婦於吳芝瑛小傳中僅列《吳芝瑛夫人遺著》一種。見王秀琴編集、胡文楷選訂：《歷代名媛文苑簡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年），卷下，頁8。故《吳芝瑛夫人詩文集》很可能為《吳芝瑛夫人遺著》之誤。

⁶ 見1934年3月26日《申報》，第2張第6版，廣告欄。

⁷ 《吳芝瑛傳》，現已有叢書將其收入，影印出版，如：劉家平、蘇曉君主編：《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北京：線裝書局，2003年），第80冊；王立人主編：《無錫文庫》（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年），第2輯第27冊。

⁸ 吳芝瑛撰，郭長海、郭君兮校點：〈後記〉，《吳芝瑛集》（合肥：黃山書社，2018年），頁254-256。

⁹ 同類作品，按其刊載或撰寫時間的先後順序排列；在報紙上多次登載而文字相同的廣告，以最早刊發的時間作為出處；內容相同、文字有異的廣告，則選內容更詳細的版本。

一、女子國民捐

〈吳紫英女士致克邸太福晉書〉¹⁰

克邸太福晉尊前：

敬陳者，往年在西山潭柘寺，晨夕過從，得親懿範，惜匆匆判袂，於今四年。瞻想邱階，無任馳結。際此春暖花香，遙祝提躬萬福，至為跂慕。芝瑛於前年出京，寓上海白克路永年里小萬柳堂，兒女在本埠文明小學堂讀書，一切托庇平安，足紓慈系。芝（英）〔瑛〕現在上海倡辦女子國民捐，為國家提還賠款之用。先自立願，將拙書小萬柳堂屏帖付之石印，售價全數充捐；嗣後每日臨帖，隨寫隨印，變價後一併繳存戶部銀行，稍盡義務。撰有白話演說及勸捐簡章，已印數萬張，傳布各省，欲聯合海內外女同胞，各隨心力，共濟時艱。竊聞四十年前，法蘭西為德所敗，法賠德國兵費十二萬萬元，不及三月，法人即行籌償。其時法國婦女，有典衣服、賣首飾以款充作國債者。曩歲日俄開戰，日本婦女亦有繳助軍費之事。誠以國與民休戚相關，雖婦人女子，亦未嘗不與有責焉。芝瑛心竊慕之，故創為此舉，專募女界，欲激動通國女子愛國之心，出而任此義務。雖不敢謂收效何如，而區區熱誠，想亦太福晉所樂與贊成者也。茲寄呈〈女子國民捐章程〉及演說稿一百份，敬乞於各府邸中代為傳布，首先書捐，以風國人。得太福晉提倡於上，自當萬眾響應，安見四百五十兆之新賠款，不能遽集於民間？而中國之女子，不能與各國女子頡頏也哉？再，前在潭柘時，承索拙書，至今無以報命，蓋以學力不進，不敢冒昧執筆也。今附呈石印小萬柳堂屏帖八種，敬乞教正為幸。專肅。敬請懿安！

適河東吳芝瑛檢衽謹上。三月初十日。

〈上海小萬柳堂經收女子國民捐第一次報告〉¹¹

認捐而款未繳者不列。紹侍郎太太覺羅氏捐洋一百元。無錫縣署趙太太捐洋四十元。金匱縣署汪太太捐洋二十元。施參贊太太捐洋二元。廉公館傭婦高趙氏捐本

¹⁰ 見《衛生學報》第4期（1906年5月），頁26。該刊主編為孫瑞，其侍妾彭靚娟乃女學界趨新人物（見夏曉虹：〈彭寄雲女史小考〉，《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1年第3期，頁205-215），可能因為這重關係，該刊發表了關於「女子國民捐」的文章數篇。

¹¹ 見《衛生學報》第4期（1906年5月），頁26。

年傭資洋十三元。小萬柳堂捐本月屏帖售價洋五十二元。第一次共收洋二百二十七元。

〈上海小萬柳堂經收女子國民捐第二次報告〉¹²

章蘭、談蓀蘭，以上二人各捐洋十元。莊珣、孫韻琴，以上二人各捐洋五元。唐珠、維玉娟，以上二人各捐洋二元五角。徐畹蘭、李幼華、李幼和、李次華，以上四人各捐洋二元。蔡山、俞淑貞、徐佩芳、朱蒔蘭、趙愛雲、何世祝、何世盛、陳洪如、陳子湘、江志成、田思平、田思存、張清芬、陳玉芬、黃靜雲、喬靜文、經畹荷、陶順寶、陶端寶、邵沐生、邵婧之、彭清淑、沈秀雲，以上二十三人各捐洋一元。丁梅倩、孫潤芳、程錦章、劉玉如、余秀芳、王楚香、吳汝震、吳汝頤、李蘊芳、班亦超、林英、陳振志、周維華、黃淑慎、汪冰如、沈玉、計慧娟、傅姪、周效蕉、張淑鍾、范世芳、王佩清，以上二十二人各捐洋五角。共收英洋七十七元，皆章浣香女士在天足會女學堂內經募者。又收小萬柳堂屏帖售價洋十元零三角。第二次共收洋八十七元三角。兩次總共收洋三百十四元三角正。

二、辦學

〈廉吳氏芝瑛謹上書〉¹³

陶齋大帥鈞座：

昨以鞠隱事遠厯明問，又讀舍親劉仲魯往來電稿，具審興學盛心，三復感歎，至為泣下。蓋氏於此事日夕憂懸者，一年於茲矣。先父昔官山左，因暮年喪子，遂引疾歸，歸五日遽死。吾母初自外歸，罹此禍酷，以一身獨支危宗者十餘年，被族眾欺陵，百憂煎心，以至於死。其曲艱隱陋，有非氏所忍言者。時嗣子已前殤，吾母病革時，最痛心此事，故有不再立嗣之語。氏稟承遺命，捐產立學，實出於不得已，非敢犯世不韙、敗壞名教也。乃議者不察，指為廉捐吳產。因此一言，致激起吳氏覬覦遺產之心。昨得家報，吳贊因來書直攻吳寶玉之盜名妄爭，寶玉大會族眾毆辱之。吳贊憤極嘔血，不久即死。先父之義子，曰吳宗藩，已授室矣，與氏庶母

¹² 同前註。

¹³ 見洪銀興主編：《南京大學藏近現代名人手跡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66-71。此劄當作於農曆丙午年（1906）。

相依為命，亦因事久不定，齎恨而沒。先父墳山，被施姓黑夜盜葬一棺，與先塋相距數尺。久之氏始聞知，稟縣押遷。乃寶玉挾鞠隱之嫌，反嗾施姓呈訴，願為作證。至今訟猶未了。氏病經年，每得家報，輒戰慄不敢發封，亦復何心再預此事？刻下寒族在家者，無一明達事理之人。姚李二君，先後來書，亦各知難而退。今日強勉立學，萬一族眾或有暴動，轉足貽人口寔，而氏將為名教罪人。故再四思維，不如其已。況鞠隱遺產，本不足以立學，有此波折，以後籌款蓋難，氏又不便過問。曩與許久香觀察商略，不如將此遺產變價，除辦葬、償債外，捐入先四叔所辦之桐城學堂，即此了案，不須入告，似較妥協。鈞意倘以為然，擬請諮商皖帥，責成族弟吳駒遵辦。氏於七月間電稟皖學務處，請撤銷前案，後誓不再預此事。今因被誨勤懇，敬力疾具陳，伏惟貸察。無任惶恐。謹呈先四叔《全集》一部，又拙書一冊請教，統希察存。肅此。敬請鈞安。

氏芝瑛謹上。十二月十八日。

附先父〈墓表〉及〈鞠隱山莊遺詩跋〉二首，敬乞覽觀。

〈吳芝瑛致皖撫朱中丞電〉¹⁴

安慶撫憲鈞鑒：

氏奉母遺命，捐產興學，蒙前督撫憲奏准。嗣因遺產不敷立學，又慮得人之難，上年電稟端制軍，將遺產捐入桐城中學在案。近聞有無賴族人，強佔唐錢莊屋，霸收戴莊田租等情，請飭桐城縣認真查究，將氏前繳唐錢莊、戴莊田房單契發交中學執業，由縣立案。廉吳氏芝瑛稟微。

三、秋 案

〈致慧珠簡〉¹⁵

慧珠師鑒：

得書。頂禮悲泣，如見佛心。廿日在拱宸橋相見，招商船來。

上海曹家渡小萬柳堂吳芝瑛謹啟。

¹⁴ 見 1909 年 10 月 30 日《大公報》，第 3 張第 1 版。

¹⁵ 見 1907 年 12 月 20 日《時報》，第 1 版，廣告欄。原闕題。《吳芝瑛集》錄吳芝瑛致慧珠簡二通（原分載 1908 年 1 月 3 日、1 月 6 日《時報》），但未收此函。

〈寄售原石精揚吳女士所寫秋君墓表〉¹⁶

此碑係金石名家胡君菊齡所刻，故能神味宛然，與墨蹟不差累黍。女士自寫此碑後，遂絕筆不為人書，則此刻尤可寶貴。本局覓得原石初搨本數張，每張定價一元。又女士所寫冷泉亭楹聯搨本，每副大洋四角。海內賞鑑家，速購為幸。

文明書局廣告。

四、寫 經

〈吳芝瑛謝袁大總統序《楞嚴經》啟〉¹⁷

中華民國三年一月十五日桐城女子吳芝瑛五體投地長跪合掌白大總統於師子坐前：

昨者外子廉泉往京，辱以芝瑛昔年手寫《楞嚴經》全部恭呈清覽，猥蒙屬有序言，並蒙抱存先生叩膺嚴命，書之卷端。功德無量，獲二殊勝。芝瑛肅承盛典，莫喻歡榮。欽誦嘉章，甯披悚戴？總萬幾之餘暇，開悟音聲；曠千（戴）〔載〕所難逢，圓成微賤。北峰刻石，炯螻蟻之丹忱；東閣擲毫，舒龍蛇於金臂。仗上方之威德，長留天地五百年；示實際之圓融，勝造浮屠十三級。得未曾有，善哉善哉！回憶悲秋閣夜，風雨一燈；萬柳堂深，鶯花三月。下帷自課，點筆有懷。傷妙諦之今微，共空華而徒縮。詎知今日，寵提獎於無邊；載證佛言，誠思議有不可。自此淞波一曲，亦沐餘生；瀛海五洲，敢希聖果。謹啟。

〈吳芝瑛啟事〉¹⁸

《楞嚴經》墨蹟十卷，承袁大總統賜序，及日本國大正天皇、皇后欣賞，後寄存東京美術學校供學子之研磨，已一年矣。今擬索還，待價而沽。尚有精印本三千部，珍藏小萬柳堂，不肯輕售者。墨蹟得賢主人，印本一併奉讓，願以其價作公益之用。海內如有好事之人，望枉臨面議，無任歡迎。

上海曹家渡小萬柳堂、杭州西湖小萬柳堂兩別墅一併出售。只求主持風雅，為勝地擇主，不計較價值。自問相當者，請到滬堂面議。

¹⁶ 見 1910 年 9 月 23 日《時報》，第 1 版，廣告欄。

¹⁷ 見 1914 年 1 月 21 日《新聞報》，第 2 張第 2 版，來件欄。

¹⁸ 見 1915 年 4 月 19 日《時報》，第 1 版，廣告欄。

五、辛亥革命

〈小萬柳堂吳芝瑛緊要廣告〉¹⁹

當此盜賊世界，此後凡來吾堂借座宴飲及來遊覽者，概不接待，以免主客驚擾。再者，芝瑛現在醫院養病，不預塵事，凡我女界及各團體來函，恕不答覆。索書者亦概不應。有印行之《秋瑾墓表》、《楞嚴經》及屏帖各種，可自向文明書局購取也。

〈吳芝瑛為良弼弱女呈遞哀詞〉²⁰

前清禁衛軍統領良弼，為彭家珍炸死。死後家境蕭條，無以為活。良弼生前故與廉泉友善。近廉之夫人吳芝瑛女士，特為代呈陸軍部，請求撫恤。其詞甚哀，今錄於下：

具呈人女子良慰男，年六歲，住天津東門外壽街。蓋聞優待之恩，既薄於全族，而褒忠之典，豈遺於勝朝？女父良弼，以皇室懿親，密寄心腹，不能為民國之佐命，亦其分也。至若慰男，既沐五族之化，早定共和之籍，如有欲挫民國之一毫者，慰男義貞生死，分亦如此。故慘念先父，得摧腸裂腹之痛，未受義士忠臣之旌。雖兵戎方會，懼涉嫌疑，豈禮樂既成，猶分仇敵耶？慰男用敢冒死，叩求大部，詳加徵訪，羅列女父殉義之狀，上告大總統，準古今中外之通義，加以旌揚。俾女父之忠節，得彰於後世，亦為我民國愛國者勸焉。抑女子更有請者：先父報國以忠，臨財不苟，毀傷而殞，至無以為殮。遺女外祖母，先父奉若母者，年老癯病，女子姊妹三人，零丁幼弱，家徒四壁，老幼相對。先父在世之至交，皆已裹足，故女等之生死，尚危若朝露。聞前年度支部曾備卹金若干，以為遺息之贍養。其案移交財政部者有日。女子幼稚，前此不知所措詞，未敢求領。今迫於困乏，故

¹⁹ 見 1912 年 3 月 29 日《時報》，第 1 版，廣告欄。

²⁰ 見 1913 年 5 月 25 日《新聞報》，第 1 張第 3 版。具呈人良慰男年僅六齡，此文只能是吳芝瑛代筆，故蔡東藩在歷史小說中稱「由故太守廉泉夫人吳芝瑛，為良女慰男請卹，呈詞中哀楚異常，才博得數金贍養」。見蔡東藩：《民國通俗演義（初集）》（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1936 年四版），第 1 冊，頁 28。此呈文又見 1913 年 5 月 21 日《大公報》，第 2 張第 4 版，專件欄，主體內容與《新聞報》所載相同，但文前缺背景介紹，文尾註明遞呈對象乃「陸軍總長段總長」，並署日期「中華民國二年五月五日」。

欲大部並咨財政部，俾先領該款，得稍延溝壑，則歿存誌感矣！惶悚不能擇言，鵠望迅賜批示，實為公便。謹呈。

六、為友人廣告

〈《天韻閣詩存》出版〉²¹

昔日之李蘋香，現今之謝文漪。天韻閣主人，原名黃箴，字鬢因，嫺吟詠，工書畫。年來托以自給。今江東舊孫為選錄詩稿，存十之七，多可傳者。卷首冠以銅版小影，紙墨精良，裝訂華美。每冊大洋三角。主人歷史，具詳江東舊孫尾題四絕，讀者當共悲之：

十年奔走天南北，舊夢重提我亦傷。同是（歎）〔歡〕場感搖落，斷魂詩句不成章。

滿懷積愫與誰剖？肆口飛言任彼為。獨倚秋燈噤不語，思量往事淚雙垂。

總是難拋憐有母，慣於不了強談禪。更無長計求存活，贏得生涯書畫錢。

飄零身世放聲哭，舊是江南閬閩門。說甚蟲沙與猿鶴，一般清淚到王孫。

上海總發行所：文明書局。

〈治牙之聖〉²²

上海四川路徐景明先生，以齒科馳名中外，已有年矣。其介弟景文先生，上年自美國費爾特費爾專門齒科大學校卒業，得醫博士文憑以歸。今春芝瑛患牙痛，滿口腐爛，齧肉盡脫，不能食飲者已數旬，虛炎上熾，成爛喉痧，瀕危者屢。承先生診治數十次，竟得轉危為安，刻已食飲如常。《抱朴子》謂：「附扁和緩，治疾之聖。」吾以景明、景文為當今治牙之聖，合誌數語，用達謝忱，且為天下同病者紹介焉。

桐城女史吳芝瑛誌謝。

²¹ 見 1905 年 10 月 21 日《時報》，第 1 版，廣告欄。吳芝瑛與詩妓李蘋香關係密切，《天韻閣詩存》由廉泉主持的文明書局排印出版，書名為吳芝瑛題簽。《時報》連續刊載的《天韻閣詩存》廣告，一直與吳芝瑛圈點《黑奴籲天錄》廣告置於同一線框中，基本可推斷詩集廣告語出於吳芝瑛手筆。

²² 見 1906 年 7 月 28 日《時報》，第 1 版，廣告欄。

〈吳芝瑛介紹新書〉²³

至友麥美德，係美國女博士，在北京創辦協和女書院。北方女界進化，麥君之力為多。麥君深通華文，新著《地質學》一書，為中學、大學教科之用。芝瑛序而印行，現出二卷：一曰地力學，論更變地勢之諸原，與山泉、河海、土石之來由，及成形、化形之理；一曰地歷學，論地殼古今之情形、石段之次序、成形之先後，並石層中生物形跡之進化。內附精圖三百四十一、五彩地質圖七，又英華名詞表。麥君意在普及，嘉惠中華學子，故洋裝精印，定價極廉，每部一元二角。發售處：上海文明書局。

〈恭頌牙科女士蘇淑貞先生〉²⁴

淑貞女士，女牙科中之聖手也。前清江蘇撫臺恩藝棠中丞夫人因患牙症，痛甚劇，曾延請女士醫治，數日而癒。迨卸蘇撫任時，恩夫人以都中王公福晉，多屬親戚，常抱牙患，因懇女士一同晉京，由是慶親王、肅親王、澤公、倫貝勒、振貝子各福晉，與及包中堂暨及尚侍等夫人，靡不延女士治牙。或拔或續，或補或裝，均奏效如響，而女士治牙之技術乃名重都中。一時各省督撫，如張安帥、端午帥及各中丞夫人，莫不以禮延請，到手輒效。今女士僑居上海，近年復遊歷外洋，與泰西女醫研究，故治牙之術益精。惟養尊處優，無問世之意。然余等見牙痛之苦，莫甚於女界。蓋因風氣未開，女界每拘於舊例，男女以親相授受為嫌，故雖有牙患，不肯醫治，往往因牙之一部，蔓延成巨患，時有所聞。故為救濟女同胞牙患起見，懇求女士出而問世。幸蒙俯允，從此女界牙患，得一慈航。女士以至高之工夫，取至廉之價值，尤非熱心救世，不能辦到。故特撰數言以恭頌之，並欲使患牙女界知所問津焉。牙局設上海英界大馬路拋球場東首五百六十五號。

吳芝瑛女士、黃逸塵女士謹啟。

²³ 見1912年3月29日《時報》，第1版，廣告欄。

²⁴ 見1917年10月14日《申報》，第4版，廣告欄。

七、書序、題跋

〈《世界女權發達史》序〉²⁵

是書西洋原名《婦人之活動》，日本譯名曰《西國婦人立志編》。上海王君季貞譯此書成，命名《西歐女子自助史》。書中所述，為英、意、法、德、俄、荷六國婦人之活動事略。王君更為補輯「歐洲古代女子事略」一卷。由女權放棄時期，進而至於女權發達時期。前者種因，後者食果。複演繁嬗，無承不授，此史家例也。又此書雖專述歐洲列國之女子，而女權之不能終厄，乃世界上之公理。歐西諸國，既為之導揚其先，安知我東亞大陸之女子，不遂起而踵其後塵乎？因易其名曰「世界女權發達史」，蓋所望以歐西之成效，歆動吾四百兆強半同胞之姊若妹，使各起廢疾而漸得復其完全之權利，令全世界上，無復有殘棄疲茶受壓抑無告愬之女子。是則鄙人易名之微旨，而尤願以是書為之嚆矢云。

〈《澄清堂帖》題跋〉

(一)²⁶

逸少用筆之妙在波磔。此刻逸趣橫生，心手具見，所謂去真蹟一間也。以視太清《淳化》、《潭絳》諸本，瞠乎後矣。庚戌臘日，芝瑛識於京師西安門內小萬柳堂。

(二)

辛亥五月廿八日，遵海而南行。笈中攜此名拓，與南湖相與欣賞。覺天風浪浪，海山蒼蒼，有不可一世之概。相傳邢司馬平倭至高句驪，有李狀元妻，託致意子愿，願為弟子。朱宗伯出使，從人攜子愿字二幅，購之黃金同價。琉球使者入貢，願小留買邢書去。內豎以字扇進覽，上欣賞，命女史學其書。余家藏有子愿字扇，筆力矯健，圓而能轉，知其得力於逸少此帖者深矣。六月三日，抵曹家渡舊居

²⁵ 見他士坦登 (Theodore Stanton) 蒐集，王維祺譯述：《世界女權發達史》（上海：文明書局鉛印本，1905年）。該書由吳芝瑛題簽，當為序言中所稱「鄙人易名」之事實，顧燮光即稱該書由「桐城吳芝瑛女史敘之，改為今名」。見顧燮光：《譯書經眼錄》（杭州：金佳石好樓，1935年石印本），卷1，頁17。

²⁶ 題跋（一）至（八），錄自本人在「大學圖書館國際合作計畫」所檢得電子圖像文獻（網址：<http://cadal.edu.cn/cardpage/bookCardPage?ssno=93052439>；<http://cadal.edu.cn/cardpage/bookCardPage?ssno=93052455>），原圖片分別題為《澄清堂帖·序》與《澄清堂帖·題跋》。

題。芝瑛。

(三)

小萬柳堂，在南湖之濱。對面為南屏諸山，松篁蔭翳，由吾堂望之，若屏障然。芝瑛曾集《楞嚴》四語為寫經室楹帖，曰：「精光不亂，八月露水；實際所詣，一聞鐘聲。」今更得此寶書，辰夕欣翫，天下之樂，尚有逾此者乎？昔趙子固題落水〈蘭亭〉曰：「性命可輕，此寶難得。」子固死，入賈相家；賈敗，籍於官。以彼例此，則「佛頂鬘止」之文，深可玩味。吾與南湖咕咕自炫，人將笑其所見之不宏。書此自警，並以告後之得吾此帖者。閏六月十二日。芝瑛。

(四)

邢太僕舊藏李主《澄清堂》殘帖，今歸南湖。辛亥七月重裝，題此以志墨緣。吳芝瑛。

(五)

綬卿都護新得張文襄別墅。清風夜起，馳騁北場。所謂南皮之游，誠不可忘。辛亥中秋。芝瑛²⁷。

(六)

辛亥中秋前三日，為寒屋引息之期。南湖赴錫展慶。火車中攜此名搨，諦翫無斁。覺長風夾道，盡作商聲；星斗一天，似可與語。歸途記此，屬芝瑛錄之（福）〔副〕頁²⁸。

(七)

退翁謂書家草法，宜入規應矩，力能扼腕，處處停筆為佳，所謂「忙中不及作草」也。此法唯右軍獨據其勝，而《澄清堂帖》悉傳其神。又謂《澄清堂帖》乃李後主令徐侍中鉉鉤摹上石者，宋太宗見而悅之，曰刻《淳化帖》以敵之。至於神骨風致，固非王侍書著所能辦耳。此跋載息齋藏本。息齋曰：「此帖介春先生有重摹本，曾於松江耿伯齊部郎處見之，對勘尚能不失規度。其石不知尚存否？」又云：「在京師時，聞李惺吾得《澄清堂》二冊，欲往觀未果。」附識於此，以資攷證。辛亥八月初三日秋分。芝瑛。

²⁷ 此條文字，以小號字體書寫，占一行，居於廉泉兩則跋文之間。因其右之廉泉跋語提及賈臣（良弼）、綬卿（吳祿貞）、觀岱（吳觀岱）諸友人，吳芝瑛遂在旁補記吳祿貞事。

²⁸ 此則文字，占兩行，以小號字體書於頁中，乃是吳芝瑛自記。其右邊大號文字，占四行，為廉泉述、吳芝瑛筆錄之題記。

(八)

「古封泥」猶今之鈐紅，所謂「紫泥封詔」是也。爰鍊王先生仿製此印²⁹，為南湖得《澄清堂》之紀念，且曰：「萬柳夫人所書十三跋，亦當代之墨林星鳳也。自今以往，夫人書，請鈐此印，可無媿色。豈獨賀《澄清堂》哉？」戲書其語，以付百年公論，且志嘉貺。爰鍊，吳人，名大斨，字巖山，治斯父學，故以自號。摹印之精，其寥寥者也。辛亥秋分後一日，芝瑛題於唐經閣。

(九)

李後主《澄清堂》殘刻歸我南湖。手撫此帖，以志欣賞。芝瑛³⁰。

〈女士義憤〉³¹

上海曹家渡小萬柳堂吳芝瑛女士，自聞康有為首倡復辟，不勝義憤，立將康所題南唐搨本《澄清堂帖·跋》一篇撕去，並自書其後云：

吾家所藏右軍《澄清堂帖》，去冬在愛儷園陳列時，為逆賊康有為所見，借觀數日，書長跋一篇於後。今康賊與張逆在京造反，此等逆蹟，不應污我祖帖。立即撕去，並誌數言，為山陰懺悔。中華民國六年七月二日。芝瑛。

可見康逆手蹟，不容於收藏家。女士見之，猶且撕去，若男子見之，尤必毀滅無遺，始快人心。

八、出售小萬柳堂廣告

〈名園待主〉³²

主人奉諱里居，擬將上海、杭州小萬柳堂別墅兩所，定價出售。有合意者，請自往遊覽，不須介紹。看定某所，向上海甘肅路文明書局帳房面議可也。至兩堂占地之勝，海內皆知，茲不復贅。價目列後：

²⁹ 指此頁上方所鈐之「墨林星鳳」朱紅陽文印。印文正下方，吳芝瑛題「仿古封泥」四字。

³⁰ 此則跋語見於廉泉致端方夫人割之箋紙。廉泉得《澄清堂帖》後，吳芝瑛曾鉤摹該帖三行文字，並在左側以小號字體書跋語二行，製成家用箋紙。見洪銀興主編：《南京大學藏近現代名人手跡選》，頁72。

³¹ 見《女鐸報》第6卷第6期（1917年9月），頁54。

³² 見1909年10月14日《時報》，第1版，廣告欄。

一，上海小萬柳堂，坐落在曹家渡蘇州河濱，有道契，基地十二畝，定價規元陸萬兩。議定後先付半價，以一個月為限交屋。交屋之日全價付清。

一，杭州小萬柳堂，坐落在南湖之濱，跨湖為橋，關門於蘇隄第一橋畔，共基地十畝零，定價規元三萬兩。議定後須付全價，即日交屋。

一，兩堂定價不能議減。

小萬柳堂帳房謹啟。

〈上海小萬柳堂廣告〉³³

上海曹家渡小萬柳堂，南北兩園，共道契十二畝，定價規元陸萬兩。其佔地之勝，見吳夫人詩序二篇。錄之以為名園之介紹：

小萬柳堂內翦淞閣〈詩序〉曰：自吾營小萬柳堂於曹家渡，又樓其東曰「帆影」，堂之上曰「西樓」，（西）〔兩〕樓鉤連處為「翦淞閣」。王君冠山，藏有伊墨卿所書「翦淞閣」橫額，喜其命名適同，因以見詒。閣為地不過丈餘，方夕陽始落，紅霞彌空，倒印入水，似水中別有一天。而水之迴瀾，被風帆所激，忽起忽落，均閃閃作金綫。對岸為蘆灘，帆隨灘轉，不能窮其往。惟見暮色蒼然，楓葉荻花，蕩漾於風漪之內而已。自吾堂渡河而東，沿溪行，不一里，徐氏小蘭亭在焉，亦有「翦淞徐渡」之額，故作此詩。

小萬柳堂南園〈詩序〉曰：園在小萬柳堂南，故曰「南園」。地可六畝，環以垂楊數百株，中為毬場，面場編竹為屋，繁花匝之，時鳥弄音，若能與主人同樂者。當窗植芭蕉十數，尤於深秋聽雨為宜。西南兩面，有溪流環抱，斗折蛇行，由吾菜畦而過，潮來瀲灩，可行小船，至柳陰而止。西南隅有亭，聳然而特立。登其上者，見平疇彌望，悠然有高世之想。園成，主人因以自號，芝瑛作詩紀之。

上海甘肅路文明書局廣告。

〈上海小萬柳堂廣告〉³⁴

上海曹家渡小萬柳堂，門沿馬路，後臨蘇州河，其風景之勝，海內皆知，所謂「淞波一曲」是也。主人因南湖小萬柳堂落成，擬將上海小萬柳堂南北兩園鬻去，

³³ 見 1909 年 10 月 23 日《時報》，第 1 版，廣告欄。原闕題。

³⁴ 見 1910 年 3 月 9 日《時報》，第 1 版，廣告欄。

以便移居。計南北兩園，共道契十二畝，合買分置，惟客之便。有欲得此名園者，請看定後即至甘肅路文明書局，與總理俞仲還先生接洽可也。

小萬柳堂啟。

〈上海曹家渡、杭州西湖小萬柳堂廣告〉³⁵

主人行將遊美，兩處別墅，廉價出售。沉靜安寺至曹家渡電車已通，居家極便；西湖佔地之勝，中外皆知。有欲得此別墅者，請枉臨面議，幸勿失之交臂也。

上海小萬柳堂謹啟。

〈吳芝瑛啟事〉³⁶

〔曹〕家渡及〔西〕湖兩處小萬柳堂，佔地極勝，中外皆知。今因與美國麥美德女士有約，移家紐約，故將兩堂登報出售。芝瑛為地擇主，不願以此名勝屬之不知誰何之人。倘有愛此名勝，不愧為兩堂主人者，請即日枉臨面議，不須介紹。合買分買，悉聽客便。芝瑛只求付託得人，並不敢求善價。且變產除充遊資外，願提若干辦地方公益事。特此聲明。望海內外好事者玉成焉。

本宅電話：三三八六號。如枉臨面議，前於前一日用電〔賃〕〔話〕知照，以便招待。

吳芝瑛謹啟。

〈欲得名園者注意〉³⁷

上海曹家渡、杭州西湖兩處小萬柳堂別墅，為勝地擇賢主人。有合意者，願以廉價奉讓。見報於一星期內，請每日午前十時枉臨曹〔家〕渡面議，不須介紹。

小萬柳堂啟。

〈上海梵王渡一八〇號小萬柳堂出售〉³⁸

價銀六萬兩，道契五畝七分。門沿極司非而路，後臨蘇州河。一曲淞波，千

³⁵ 見 1912 年 10 月 18 日《時報》，第 1 版，廣告欄。

³⁶ 見 1912 年 10 月 23 日《時報》，第 1 版，廣告欄。

³⁷ 見 1913 年 5 月 11 日《申報》，第 1 版，廣告欄。

³⁸ 見 1921 年 3 月 20 日《新聞報》，第 1 版，廣告欄。

絲柳影。其占地之勝，如在圖畫中，為滬上第一希有之園林。有合意者，請枉臨面談，不須介紹。

小萬柳堂謹白。(電話：(西)〔四〕七八六號。)

〈上海梵王渡一八〇小萬柳堂別墅出售〉³⁹

南湖移家潭柘。所遺別墅，道契五畝七分。前門馬路，後臨蘇州河。一曲淞波，風景獨絕。所有三代銅器、古玉、古錢、宋磁、書畫，一併讓渡。有欲得此名園者，請用電話((西)〔四〕七八六)通知，便可枉觀議價。

小萬柳堂啟。

〈上海梵王渡之小萬柳堂別墅出售〉⁴⁰

道契英冊五畝七分。前沿馬路，後臨蘇州河，遠矚林園，勝妙殊絕。已修入《上海志》，並載《上海指南》。主人離滬，待價讓渡。有意得此名園者，請駕臨本堂面議。電話：四七八六。

〈房產召買〉⁴¹

茲有極司非而路曹家渡小萬柳堂，地皮計五畝三分二厘七，建有洋房一宅，樓房五開間一宅。花園亭榭，水木明瑟。前臨馬路，後枕蘇州河，形勝天然，交通便利，極合頤養之所，或工廠之用。今產主擬割愛變賣，如有合意者，請向曹家渡一百八十號本宅或愛爾德洋行接洽。

小萬柳堂啟。

〈住宅召賣〉⁴²

茲有極司非而路一百八十號曹家渡中市小萬柳堂，地皮五畝三分三厘，有洋房一座，五開間樓房一所。花園亭榭，水木明瑟。前臨馬路，後枕蘇州河，風景清幽，交通便利，市塵輻湊，警衛森嚴，極合頤養之所，或工廠之用。今擬廉價割愛

³⁹ 見 1923 年 11 月 25 日《新聞報》，第 1、2 版，廣告欄。

⁴⁰ 見 1924 年 8 月 10 日《新聞報》，第 1 版，廣告欄。

⁴¹ 見 1928 年 8 月 14 日《申報》，第 5 版，廣告欄。

⁴² 見 1929 年 1 月 16 日《新聞報·本埠附刊》，第 1 版，廣告欄。

出讓，如有合意者，向香港路五號愛爾德洋行接洽可也。

小萬柳堂啟。

九、廉泉病情及後事

〈廉吳芝瑛啟事〉⁴³

外子南湖罹疾，(當)〔嘗〕入北京醫院求治。兼旬以來，經侯院長暨夫人殫精診護，現已轉危為安。芝瑛力疾北來，關心藥裏，未能刻離一步。辱荷親知存問，感悚何涯！但祝南湖早日康復，芝瑛當率兒女踵門叩謝也。

廉吳芝瑛拜啟。

〈徵求接受小萬柳堂書畫啟〉⁴⁴

大地之精華，鬱為美術，而珍奇之盛衰，萃於所好。其聚散也隨因緣，其遷流也有運會。人固有之，物亦宜然。自非好奇之士，嗜美成癖，烏足游大化而友自然哉？先夫子南湖居士，尚俠好古，遠索旁搜，素喜收藏，精於賞鑑。夙慕仲連之高行，排難解紛；雖無孟嘗之家業，結客愛士。蘊珍積代，探勝多方。所藏真蹟，屢開大會，影印發行，為世所寶。洄溯生平，抗志在秦漢羲皇以上；搜羅珍品，棲神於煙霞之鄉。迨至晚年，屏絕塵念，皈依空王，蛻化潭柘。值茲喪亂孔多，構遷頻數，既孤弱之累人，復衰病之襲予。慨先夫在世，門尚盈虛；矧蔡邕云亡，書誰封校？夫琴瑟必待於知音，玉石無足而行遠。所望愛美奇士、好古哲人，或為私室收藏，或購公共圖書，苟備值以請求，當按目而讓與。不惜瑰珍之割捨，但願風雅得主持，亦以助懷舊者(擄)〔摠〕其蓄念、思古者發其幽情，供美藝科學之考證，資文化古物之保存云爾。賢士大夫，邦人士友，其樂聞諸？

廉氏小萬柳堂藏品：

1. 乾隆黃玉御璽三枚。
2. 乾隆田黃玉御璽一枚。

⁴³ 見 1924 年 3 月 20 日《順天時報》，第 1 版，廣告欄。

⁴⁴ 《世界畫報》第 362 期（1932 年 11 月 20 日），「廉南湖居士周年紀念專刊」，收入《民國畫報彙編·北京卷》（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7 年），第 12 冊，頁 186-187。署「吳芝瑛」。

以上四璽，共價二萬元。

3. 龍鳳璧一件。
4. 花觚一件。
5. 璜二件，一件四片，一件三片。
6. 琮二件。

以上三代玉器六件，共價一萬元，皆李山農故物。

7. 商召夫鼎一件（亞形中）召夫二字。（銅器皆李山農故物。）
8. 周莒鼎一件。（銘三十二字。見《憲齋集古錄》及《周金文存》。福開森、丁佛言、容希白、（珏袁生）〔袁珏生〕、吳景洲有（繹）〔釋〕文及題跋。）
9. 周素鼎一件。（有蓋。）
10. 周鳳鼎一件。
11. 周彝一件。
12. 周鬲一件。
13. 周雷紋觚。

以上三代銅器共七件，價一萬二千六百元。

14. 南湖藏泉一匣。（李山農故物。見丁佛言題跋。）
15. 古泉拓本四冊一匣。（宮子行玉甫手拓，至萬寶貴。）

以上古泉並拓本，共價二千元。

16. 王建章金箋山水扇面四張。（上款：張二水、程孟陽、惲道生、瑞將。）
17. 王建章〈溪聲雲氣圖〉一幅，宮農玄上款。
18. 王建章仿文衡山一幅。（宮紫玄上款。）
19. 王建章墨竹一幅。

以上王建章畫七件，共價一萬二千元。

（端方撰〈小萬柳堂賞畫記〉曰：「小萬柳堂宋元真蹟，固多希世之珍，其王建章畫，尤為南湖一家之秘笈，為余第一次所見者。按：王為明遺老，福建泉州人，字仲初，別號硯田莊居士。山水宗北苑。其雄深之氣，得力於唐宋大家，而能淹有眾長，不自襲其面目，人物寫生皆入能品。」云云。）

20. 王石谷〈松陰論古圖〉一幅，價二千元。
21. 劉石菴山水冊（畫七葉，自題二葉，魯琪光跋二葉），價一千元。（現為易

- 培基先生購去。)
22. 宋拓海內孤本歐陽率更單書《千字文》一冊，價八千元。(泰州宮氏故物。)
23. 宋拓《九成宮醴泉銘》一冊(前半以明拓本補)，價二千元。(附〔泰〕〔秦〕刻《九成宮》一冊在內。)
24. 朱素人畫馬湘蘭〈西冷春泛〉扇面一幅，(一面翁方綱書。附《湘蘭印話》一冊，何雪漁為湘蘭刻「浮生半日閒」印，王冰鐵仿何雪漁印。) 共價二千元。
25. 宋均蓮瓣洗一件(窯變)，價二千元。
26. 宋均小碟八件，裝兩匣，價四百元。
27. 均窯洗四件一匣，價六百元。
28. 均窯大碗三件。(兩件有匣，四百元；一件無匣，一百五十元。)
- 以上宋均十六件，(其)〔共〕價三千五百五十元。(皆李山農故物。)
29. 秦李斯篆瑯琊臺瓦一片，(海內只此一片，宮子行故物。) 價一千元。
- 以上概照南〔湖〕居士親單目錄抄錄，原本存福開森先生處。

十、詩 歌

〈題董小宛為宮進士所作〈孤山感逝圖〉即用進士韻〉⁴⁵

小溪清淺是農家，雪後園林盡著花。折得一枝休放手，斷橋西去即天涯。

小宛所稱畹蘭姊氏，係進士女，嫁巢民先生之弟，與小宛俱工畫梅。此幅雪葉風枝，翛然有偃蹇瑤臺之思，特所謂「孤山感逝」之作，不審何指？恨小宛當日作畫時，不就太公一證芳躅，殊令人悶悶也。光緒戊申正月十四日，自孤山看梅回，題並記。桐城吳芝瑛。

〈族兄少(族)〔耕〕五十生日，夢籬、辟疆兄弟皆以詩為壽，依韻奉祝二首〉⁴⁶

十年偕隱逃名姓，一代能詩屬弟兄。笑摘黃花驚短鬢，醉歌白雪帶邊聲。(夢

⁴⁵ 見1911年9月10日《新聞報》，第4張第1版，韻語欄。署「吳芝瑛」。

⁴⁶ 見1915年3月18日《大公報》，第3張第2版，文苑欄。署「吳芝瑛女士」。

離時客遼陽。)堂前學種先生柳，廚下香分內史羹。(辟置現官內史。)揮手滄溟成獨往，好談任俠是荊卿。

萬劫荒荒未有涯，狂心暫歇似僧家。坐看白髮催人老，何處青山為我賒？詩夢欲仙春畹晚，流塵如電影交加。蕭閑便是人間福，昨日是非胡自嗟？

十一、《左氏文法教科書》

〈《左氏文法教科書》⁴⁷ 凡例〉

- 一，是編專取左氏之文，自數十字至百字以上者，共三十五首，為小學堂課本。雖篇幅不長，而機趣橫生，眾法畢備，讀之最能開拓心思，增長筆力。
- 一，序事之文，全看序法，不論事之善否。今人往往以事之善，即認為文之善。不知文之善，有在事中者，有不在事中者。論史論文，可相溷乎？熟讀茲編，便知其故。
- 一，評語皆抉作者之意，知其意而後知其章法；知其章法，而後知其文之所以妙，皆枯心嘔血而得之者。讀者須詳觀而熟玩之，作文竅妙，盡於此矣。
- 一，文有主意，有眼目；其序事有案，有結；其詞語有精彩，有閒情，有點綴；有句法，有字法。俱一一標出，細評於中，又總評於後，惟恐有負良工苦心。(讚)〔讀〕者引伸以會其餘可耳。

〈宋公和卒（隱公三年）〉篇尾評

穆公口口「先君」，聲中有淚，義讓也。穆公之義，宣公為之也。歸美宣公，結穴義字，不必呆結穆公，而中有穆公在。此古人用筆最活處，亦最奇處，不得視為以宣公結也。稱「先君」者六，迴旋悲宕，文情特妙，武鄉〈出師表〉，同此酸楚。

⁴⁷ 該書由吳芝瑛選讀，上海文明書局1905年鉛印，版權頁注書名為《左氏文法教科書》，書耳標「桐城左氏文法教科書上編」，然遍檢各大圖書館，不見下編，似未出版。該書篇首為「凡例」，每篇選文中均有雙行小字夾批和篇尾總評。此處僅錄凡例及尾評。

〈楚圍鄆（桓公九年）〉篇尾評

「鬪廉衡陳」四語，只二十六字，而陣法戰法，奇兵正兵，正中之奇，奇中之正，無一不備。非深於兵者不能括其要，非神於文者不能詳其要如此也。精雄潔練，卓立古今，直令文人置身無地。

《史記》〈高帝紀〉序垓下之戰本此。而後世名將，得此術以成功者眾矣。能傳者誰乎？特標出為序戰功之法。

〈鬪廉敗鄆師（桓公十一年）〉篇尾評

前後以國名聯絡作章法，亦是小小機巧。

左氏敘戰，每將權謀方略鋪敘於前，而實敘處不過一兩言。簡鍊直捷，絕不拖帶。總之，著神於虛，省力於實，所以虛實不測，靈怪百端。庸手反之。故詳則失之繁，簡則失之略。即無繁與略之病，而終不能有生氣，以不能著神於虛而已矣⁴⁸。

〈辛伯殺周公黑肩（桓公十八年）〉篇尾評

魏叔子曰：「『告王』二字中，有許多間諜在；『遂與王殺』四字中，有許多機權作用在。凡古人定大難，不知費多少心血，而史未詳其本末者，讀書人皆須設身處地，想出當日情形方得。」

先生論經濟爾，而文章在其中。凡作簡鍊文字，斷當規模此等。

看他短幅中起應斷續之法，筆筆藏鋒，每一句中，即包有無限文字，豈漢以下手筆所及？

〈宋大水（莊公十一年）〉篇尾評

「宋其興乎」一句，虛虛提起。下分兩段，一「罪己」，一「稱孤」。「罪己」全不說宋，只引禹湯以證之，又引桀紂以形之，虛描也。「稱孤」實寫，却以單行變上排耦，然後以「言懼」二語總束之。又「罪己」明接「興」字，束語暗應「興」字。看他整齊中綜變之法，小小結構中，有起有結，有正義，有餘波，有變化，與長篇同一用筆，所謂搏象搏兔，俱用全力也。

⁴⁸ 吳芝瑛此段評語，實襲用清代學者王源對〈鬪廉敗鄆師〉的篇末總評，見〔清〕王源：《左傳評》（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第139冊），頁184。

〈齊人救邢（閔公元年）〉篇尾評

上平列、下單承，亦非難事。所難者，平列無輕重，而單承有低昂，未免偏而不舉，與詳此略彼之法不同也。此文妙在引詩用單承，而上之平列者，又鎔鍊於「簡書」二字內，然後將「簡書」三折，折出救邢。結構之精，卷石具有層巒，須彌納於芥子，使人玩索無盡。

安頓四之字，錯落盡致，一也字，蕩漾可愛。

〈齊侯歸蔡姬（僖公三年）〉篇尾評

十句文字，一句九字，七句二字，二句四字，共三十一字，而文有七層。轉轉摺摺，螺若澱若，真蟻封盤馬本事。

宋人文字，整而不能碎，肥而不能瘦，所以去古愈遠。觀此文，只三十一字，而蕩舟一案了了，何其瘦也！十句中而二字句者七，何其碎也！

〈會於葵（丑）〔丘〕（僖公九年）〉篇尾評

曰「將下拜」，曰「無下拜」，曰「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曰「敢不下拜」，曰「下拜登受」，一筆五折，盤（行）〔紆〕屈曲，讀之裊裊然。

折以險，折以峭。狹則險，孤則峭。此文筆徑甚狹，筆情甚孤，所以能折。險而折者，九折阪乎！峭而折者，三疊泉乎！此文可當臥遊。

「天威」句孤撐於中，巉巖崛起。前後折處，分外增妍，通篇方有骨子。

〈晉侯改葬共太子（僖公十年）〉篇尾評

文有形。形生於情，情急則形亦急，情緩則形亦緩，情平則形亦平，情幻則形亦幻。雖然，有是情便有是形，固矣。使作者以如是情，便還以如是形，則下筆即得。夫人能事，何足見匠心之妙（手）〔乎〕？故古人於此，以為情一也。而形有真有假，非真形不足寫真情，非假形不足變真形。於是急者故緩，緩者故急，平者故幻，幻者故平。然故緩者急愈急矣，故急者緩愈緩矣，故幻者平愈平矣，故平者幻愈幻矣。則假形雖所以變真形，實所以逼真形也。此文之寫共太子，可謂幻故平、幻愈幻者矣。

寫狐突遇共太子，登僕如常，問答如常，竟與生人無異，絕無牛鬼蛇神之狀、豎毛肌粟之情，所謂幻故平也。直至「遂不見」三字，方寫出神蹤鬼跡，便覽前

後，俱恍惚滅沒，人遂不寒而栗，所謂幻愈幻也。

用筆高，便能討巧。寫共太子，只用三字，而通篇俱幻，何其高、何其巧也！庸手呆呆刻劃，沾沾（募）〔摹〕擬，便處處拙住。

〈公伐邾（僖公二十一年）〉篇尾評

凡序事，先將大意或一時大局提明，則理之是非、人之賢否、勢之成敗、事之禍福、國之興亡，總如破竹，不待詞費，不須周折，自使觀者井然，而鐵案如山，千秋莫易。否則，詞愈繁，義愈晦，隙愈多，使善者苦於不彰，不善者得以翻案，史法蕩然矣。邾滅須句，魯復須句，使其為蠻夷小國，不足輕重，則兩國功罪，亦無所關。唯大書曰「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則其為神明後裔、中國侯封，胡可滅也？滅之者罪可勝誅，而復之者功可勝錄耶？故文章提得起，才能理得清。

極周匝，極參差。太疎非文也，太密非文也。疎而密，密而疎，此中三昧也。文到疎密得宜，便是天工，不為人巧。

〈鄭殺子臧（僖公二十四年）〉篇尾評

四折筆法，裊裊曲曲，姿態絕世。

四段體勢若平，實錯綜盡致。「君子曰」「《詩》曰」「《詩》曰」「《夏書》曰」，詞繁句複，如空中蜃市，氣象萬千，故文才三四行，便有萬言之勢。此作短篇法也，今人便以為沓矣。

魏叔子曰：「『子臧之服不稱』，謂鷩冠（逃）〔炫〕異於逃死之時，不相稱耳。故傳借《詩》、《書》以發之。地平而後天成，不平則不成，故曰稱。子臧鷩冠，不平孰甚焉！安能成乎？此皆古人引《詩》、《書》見大意處。」

〈秦晉伐都（僖公二十五年）〉篇尾評

戰功能以奇勝，操觚者幸矣！何也？奇則譎，譎則動於九天，潛於九淵；倏而來，來也無踪；忽而往，往也無跡。吾直寫其機巧，傳其神妙，不必別求所以奇，而文固已奇矣。此文寫秦人處處用奇，陰謀變化，如鬼如神。尤妙在用精鍊簡括之筆，使其踪跡不甚了然，而兵之奇見，文之奇亦見。若遇此種奇功，而筆不足以傳之，誠以真金作頑鐵用矣。豈不惜哉！

於精鍊（括）〔簡〕括中，獨詳偽盟一事，又於商密人口中，蕩漾二語，皆筆墨變化處，結歸楚之圍陳、納頓子，更將破軍亡將之楚，略一生色，亦變化處。

〈楚人滅六（文公五年）〉篇尾評

以「忽諸」、「哀哉」兩字句頓挫跌宕作章法，促響哀音，神傷千古。只此一二十字，抵〈哀江南賦〉千百言而有餘矣。近代文字只尚多，所謂買菜求益者也。役夫！陋哉！

滅蓼即序於滅六之下，不更詳所以見滅之故。即兩行文字中，亦有詳略，可知古人用筆之妙。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文公十五年）〉篇尾評

為商人被弑立傳。無禮即以反天，其何能免？義祇此耳。後兩引《詩》，不過借畏天反覆以盡致，非有加也。然而曲暢其辭，更非沓也。宕折猶夷，文情特妙。

結尾數語，簡勁挺拔。以變通篇之局而束其勢，如挽強命中，直透中堅，非復羽扇綸巾，風流自賞者矣。

〈楚子伐陸渾之戎（宣公三年）〉篇尾評

筆力矯悍勃萃，如快馬砍陣，摧鋒陷堅，所向披靡。

「在德不在鼎」一句，有單刀直入之勢，以下遂成破竹。妙在通篇都說「德」，及入周，却說「天命」。此固文字變化處，亦詞令圓妙處。蓋德固足以讐楚，而周德既衰，又不足恃也，所以反將「德」字撇開，歸重天命，直使他開口不得。

〈楚子滅蕭（宣公十二年）〉篇尾評

經曰「滅蕭」，傳曰「蕭潰」。民逃其上曰「潰」。潰者，民無固志也。只此一字，而蕭見滅之故可知矣，不必明言也。追序無社一事，而蕭潰之狀可知矣，不必序楚之強之眾也。追序挾（蕭）〔續〕一事，而楚之滅蕭又可知矣。

挾續，賓也；井經，主也。以賓引主，反映於前，而正序於後也。何以知挾續為賓？曰「蕭潰」焉耳。

〈吳伐郟（成公七年）〉篇尾評

深情惋鬱，聲帶餘恫，與臧文仲歎滅六蓼相類。但當日特歎彼耳，此則憂及中國，世變可知。總之，文各因其人其時其事，即一類千篇，可無一字雷同也。

「知懼」二語，崛起千仞。就此篇論，固變化之法。合六蓼篇論，亦變化之法。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成公八年）〉篇尾評

詞命之要，一曰折以理，一曰動以情，一曰懼以勢。理有是非，確指其是非而彼自屈；情有逆順，顯言其逆順而彼又屈；勢有利害，深明其利害而彼又屈。三者互相為用，而究其歸，未有不屈之以勢者。晉之二命，是非順逆，不待智者後辨，彼豈不知理與情之屈？而竟行之魯者，壓以勢耳。吾折以信義之理，動以二三之情，彼縱不顧，而懼以失諸侯，彼之勢有不屈乎？此文子立言之旨所在，即文章筋節所在。故先提出諸侯，下分三層應轉，層層俱從理情說到勢，一層緊一層，句句筋節，字字筋節，直令韓穿俛首捲舌，無言可答。真詞令妙品。但使當日不應晉命，竟以此言折之，彼亦何辭？其柔懦依違，不能自立，而徒私為此言也。假令子產當魯，豈肯若是？噫！子產有詞，鄭國賴之，觀一「私」字，左氏之微詞見矣。

大義、成案、罪案，不過數語揭明，無絲毫罅漏輾轉，然後就他罪案，層層翻剔，剝骨見髓，所謂老吏斷獄，凡論斷或敷陳文字，定須規摹此等。

〈晉侯孺卒（成公十年）〉篇尾評

晉侯以夢得疾，疾而死，因序其一夢再夢，奇矣！襯以巫醫又奇，拖序小臣亦以夢死更奇！宵冥荒誕，陰風颯起，讀者毛髮俱豎。畫鬼魅不能令人畏，畫姝姬不能令人憐，必非妙手。而人之所以畏且憐者，如生耳。或曰：「夢，幻境也，安得如生？」曰：「吾逼真寫出一幻境，固如生矣。況參以人事之真境乎？」然此種文字，其奇在外，不難知，亦不難為，難在刻劃工、安頓妙耳。

〈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成公十四年）〉篇尾評

借「舍族」一端，發出《春秋》用筆之妙，史法盡此矣。予嘗謂今人為文，盡與相反，顯而無所發，繁而不能詳，直而無文，誣而不信，善無所勸而惡無所懲。然則不明乎《春秋》之義，而欲以文字為毀譽，不過婢奴之逢迎、市井之詆詈，曾何關於輕重之數？讀此應自愧其多事爾矣。

〈宋子罕却玉（襄公十五年）〉篇尾評

子罕不貪而已，借「寶」字立言，亦正亦謔，宛若鸞翔，曲如雲捲，絕世姿態。

「小人懷璧」三語，文之變態也。子罕不受，得所寶矣。宋人弗獻，又將失其所寶。不惟失所寶，且將得禍，則所謂「以玉為寶」者，豈盡然乎？雖宋人之言，而作者自成結構，豈無意哉？故曰文之變態也。

〈宋華臣出奔陳（襄公十七年）〉篇尾評

以曲以峭，短篇法也。曲則情致無盡，峭則章法離奇。此篇序華臣之亂，何其曲！及序其奔也，又何其峭！所以文不過數行，而遂有煙雲繚繞，峰巒突兀於片紙之上與。

〈州綽論殖綽、郭最（襄公二十一年）〉篇尾評

矯悍中丰神秀宕，又一筆法。

州綽爭雄，舌鋒劍利，「雄」字主也。公曰「寡人之雄」，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三「雄」字醒快，已見大意。下却置而不論，但曰「先二子鳴」，曰「食其肉，寢處其皮」。雌雄原借用禽鳥字，故只寓言禽鳥以應「雄」字，何其警妙！

兩段文字，其實一貫，後段換筆而已。換筆者何？「勇爵」是也。勇爵，雄也，故一貫也。

〈叔孫豹如晉（襄公二十四年）〉篇尾評

孔子曰：「物相雜，故曰文。」又曰：「玄黃者，天地之雜也。」一色不能成錦，一音不能成樂，取乎雜也。曰「參伍」，曰「錯綜」，雜而已。此傳論不朽，而以六「謂」字相間成章。宣子曰「何謂」，不知所謂不朽也；曰「其是之謂」，謂不朽，非不朽也。穆叔曰「此之謂世祿，非不朽」，反駁其所謂不朽；曰「其是之謂」，曰「此之謂不朽」，正告以所謂不朽也；至其終，複駁其所謂不朽者，曰「不可謂不朽」。只此六「謂」字，將不朽、非不朽，錯雜出之，而雲崩濤湧，文章遂不可勝用。雜之義可不講乎？

「何謂也」下，即接「昔勾之祖」云云，乃橫插「穆叔未對」一句，「世祿非不朽」，不說盡，留於結尾申說。三「不朽」亦不一口道出，先抽「立言」，然後並

舉。短篇中，波瀾層疊如此，讀者詳之。

〈公如楚（襄公二十八年）〉篇尾評

「公欲反」三字起案，「公遂行」三字結案。中序四人之論：昭伯欲行者也，惠伯欲反者也，穆子是昭伯而非惠伯者也，榮成伯斷從昭伯而置惠伯於不論者也。四折筆法，如組如舞，已令觀者愛玩難舍。乃又拖宋一段作賓，以宋公之反襯公之行，以向戌之觀襯四子之論，風致嫣然，波瀾萬狀。如鈞錡石鐘，雖小小景況，而奇妙自與丘岳齊觀，未可以優劣論也。

〈鄭伯享晉趙武（昭公元年）〉篇尾評

以賦詩為章法，如苻藻參差，漣漪蕩漾，泳之游之，將移我情。

一幅鄭宴趙孟圖，人人聲音笑貌俱繪出，寫生妙筆。

此一宴也，雍容和樂，猶見三代遺風。過此趙孟卒而晉日衰，諸大夫惟賄是求，自韓宣聘鄭而後，無復有循典禮修宴好者矣。禮壞樂崩，陵夷至於戰國，三代遺風掃地，而後世遂不可復見。嗚呼！「吾不復見」，豈特趙武一時之歎哉！千古同慨矣。

〈晉荀吳敗狄於大鹵（昭公元年）〉篇尾評

開手一筆領起，曰「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於大原，崇卒也」，雄闊灑灑，有崩雲倒峽之勢。而「崇卒」二字，精簡莫比，只此二語，已抵一篇千萬言文字矣。下始追序魏舒崇卒之議，而點綴一嬖人以為生色，然後取陳法、戰法而詳之。為五陳至誘之，陳法也。未陳而薄之，戰法也。舍車為徒，蓋以險阨不利於車，乃兩（五）〔伍〕專參皆卒，而偏仍以車，蓋以偏為誘，欲致之專參之間而夾攻之，此陳法也。及翟人望見大笑，於是乘其無備，出其不意，不待其來而先發以制之，此戰法也。詳簡古拙，不過數語，又抵一篇千萬言文字矣。予嘗謂千古以文章兼兵法者，惟左氏一人。但看此種便知。

〈石言於晉（昭公八年）〉篇尾評

凡序事必先案後斷，此則斷在先、案在後，章法一變。蓋晉築鹿祁之宮，案也；石言之妖，引起而已，非案也。師曠就事進言，而諫其（崇）〔崇〕侈宮室，

乃為虛擬之詞，未嘗實指其事。曠言既畢，然後提筆立案，序出廐（祈）〔祁〕，所謂倒裝法也。既又序叔向贊曠一段，歸於廐祁以結之，而更不一字及石言，可知立案所在矣。

〈單子會晉韓起於戚（昭公十一年）〉篇尾評

典訓之文，純而不雜，正而無奇，玉節金和，醇乎醇者也。然此種正非宋儒所能夢見，何者？其氣斂，而宋人之氣散；其骨強，而宋人之骨弱；其神潔，而宋人之神靡；其局活，而宋人之局板；其詞新，而宋人之詞腐。

〈蔡朝吳出奔鄭（昭公十五年）〉篇尾評

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又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又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而始則曰「害朝吳之在蔡」，終則曰「吳在蔡，蔡必速飛」。複句見姿，繁花亂蕊，低壓橫披，因風搖漾，大類《考工》、《公》、《穀》筆法。

〈葬曹平公（昭公十八年）〉篇尾評

言「不學」者三、「無學」者二，而「學者」一，曲疊斜聯，珊珊獨立，絕世姿態。

因一人而斷一國，斷一國而後及一人，識見既高，章法遂別。

句一轉且再轉，十數句十餘轉，轉愈多氣愈長，氣愈長局愈闊。三四行文字，觀之固不盡矣。

〈天王鑄無射（昭公二十一年）〉篇尾評

樂通乎氣，邪正辨也。樂通乎政，治忽審也。樂通乎心，死生判也。至於死生可卜，而樂之理微矣神矣。微而顯之，神而明之，而文之能事，尚有加乎？此傳古奧淵宏，堪比典謨，正以其具不同耳。

心者，立言之旨，一篇之綱。一句挈起，後用三折筆。折到鐘，又以三句總之，然後別其美惡而點明正意以為結。何嘗無折也？先言不窕、不櫛之足以養心，次言窕與櫛之足以害心，然後言王櫛之鐘，而結明其將有心疾之意。又何嘗無主賓也？短篇之法皆然。

〈吳伍員謀楚（昭公三十年）〉篇尾評

吳子發問數言，欸曲多姿態，神吻宛然。「眾而乖」，楚之敗必矣。「三師以肆」，吳之勝決矣。雖數年之久，終一一如所料，以收其功，豈不偉哉？詞簡而意曲，不過十數語，而兵法謀略，無一不該。恐子胥當日之言，亦未必如斯鍊也。

舉一國於指掌，覆強敵於數言，非蓋世之才無此略，非絕世之筆無此文。韓信登臺之對，諸葛草廬之語，皆有此意，但文之簡鍊莫及耳。

〈葬我君昭公（定公元年）〉篇尾評

共三段文字，前兩段妙在複，後一段妙在簡。複者纏綿，簡者精鍊，覺有無限丘壑，化短為長，神工聖手。

「自旌」、「自信」二語警切，雖以意如之不臣，不得止。然止矣，可自掩矣；復葬之墓道南，非終於自旌而自信乎？忽以孔子作結，大義凜然，筆有回天之力。

〈越子伐吳（哀公十七年）〉篇尾評

左氏序戰功之妙，千古無兩。余評之詳矣。此絕筆也，極奇正之變，而該兵法之能，足矣包羅從前無限妙諦。蓋兵法無他，奇正而已；奇正無他，變化而已；變化無他，不測而已。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不測之術也。多方以誤之，出不意攻無備之術也。淮陰、諸葛之雄，孫武、太公之略，有加於此乎？而此傳一一備之。句卒，奇也；三軍，正也。左右鼓譟，虛而實，以奇為正也；三軍潛涉，實而虛，以正為奇也。吳師分禦左右，誤矣。當中軍而鼓，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矣。不過數言，而寫盡兵家能事。謂左氏不知兵，吾不信也。

勾踐人傑，范蠡奇才，翦滅強吳，主盟中夏。其行軍用兵之道，豈漫然哉？有此一傳，則所謂「十年教訓」者，其經綸略可睹矣。

〈左氏文法教科書出版〉⁴⁹

是編選錄《左傳》之文，自數十字至百字以上短篇，為小學堂讀本。其為文有主意，有眼目；其序事有案，有結；其詞語有精彩，有閒情，有點綴；有句法、有

⁴⁹ 見 1905 年 8 月 1 日《時報》，第 1 版，廣告欄。

字法。俱一一標出細評於中，又總評於後。讀之最能開拓心思，增長筆力。每部二角。

總發行所：文明書局。

十二、《俗語注解小學古文讀本》

〈《俗語注解小學古文讀本》⁵⁰ 凡例〉

- 一，是編所選，數十百字為多。雖篇幅之短，然於古文法式，無不具備，且短文使讀者易於領會。
- 一，是編專以情趣為主，不獨令學子樂而愛讀，且資長其慧智。
- 一，是編詮釋，專用俚詞，非萬不得已，不敢略涉文言。
- 一，吾國文字，實有不可以言傳者，今概以鄙意演釋之。其中疵謬失當之處，所在皆是。識者諒之。

附記：本文係山東省「泰山學者工程專項經費」（項目編號：tsqn201909059）的階段性成果。在材料搜集與文字辨識過程中，得到了郭道平、王強、陸胤、曾小霞、鄧飛、蘇芃、韋春喜、彭敏哲、夏志穎諸友及博士候選人楊佳凝、楊海龍的幫助，謹此致謝。

⁵⁰ 《俗語注解小學古文讀本》由吳芝瑛選注，上海文明書局 1908 年石印。篇首有「凡例」，選文 72 篇，以俗語（白話）翻譯。此處僅錄凡例。

